

BYRON BIOGRAPHY

拜倫傳

杜若洲譯

中華日報印行

一十之書叢學文記傳報日華中

傳 倫 拜

著 Elizabeth Longford

譯 洲 若 杜



行印報日華中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日報傳記文學叢書之十一

拜倫傳

定價：新臺幣五十五元正

譯作者：杜若洲

出版者：中華日報社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一三一號
電話：五八一九五一（十線）
郵撥：臺北二二二五〇號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一八二六號
電話：三六一一〇六

總經銷：星光報社

地址：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一六號
電話：三〇四二四三二號
郵撥：臺北一四二二號

目錄

第一章	狂熱的青年時期……………	一
第二章	希臘的氣氛……………	二一
第三章	拜倫……拜倫……拜倫……………	四一
第四章	求愛與結婚……………	六四
第五章	分居與流浪……………	八七
第六章	在威尼斯的狂放生涯……………	一一二
第七章	唐璜的最後戀情……………	一三三
第八章	鳴禽的窠……………	一五五
第九章	希臘的子孫，起來！……………	一七一
第十章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一八五
附錄	拜倫詩選四首（代譯跋）……………	二〇一

第一章 狂熱的青年時期

西元一七八八年——西元一八〇九年

拜倫誕生的那條街叫霍爾斯街 (Holles Street)，雖然今天還有這條街的名字，但是昔日的景象已經完全不存了。倫拜自己曾經說過，「一個名字是既榮耀而又虛無的」——這是他替一位詩人所寫的墓誌銘。遠在一八六四年，倫敦當局採用了一些藍色紀念名牌，來標誌名流的住宅。拜倫的出生地，也得到了同樣的榮譽。但是時至今日，連這塊刻着他的名字的石牌也不見了。拜倫初出社會所居住過的那座十八世紀的磚造房屋，後來也由一座水泥建築的百貨公司所取代。

倫敦的霍爾斯街，不但是拜倫的誕生之地，它和詩人一生也有着相當的關係。這條街和附近那些相連接的街道及廣場一樣，都是按照那位出錢建造街道的貴族的名字來命名的。當初造這條街的是亨利愛妲·加文狄西·霍爾斯夫人，她是一位女繼承人，下嫁給哈雷家族的牛津伯爵。霍爾斯街與牛津街在加文狄西廣場相會，因此也和哈雷街以及迪望郡廣場相連。在拜倫成年的時候

，這幾個有姻親關係的家族，在民權黨社會中十分得勢。這些家族裏的人，有的在他所走的人生路上撒下了荊棘（比喻爲難），有的撒下了玫瑰（比喻愛情）。迪望那公爵夫人喬治安娜的姪女卡洛琳·藍伯夫人所拋給他的就是荊棘，而牛津女伯爵却曾經和他共享一張玫瑰的花床。

在歷史上，往往有某一個社會，會把我們能够想像得到的文明社會的完美條件，提供給那些幸運的人，無論這是第五世紀的雅典，還是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南方，或是拜倫青年時代的不列顛貴族社會。不過，無論就以上那一種情形而言，「人間天堂」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前二者有黑奴的遺憾，而第三者的勞工階層，也同樣受到經濟上的壓迫。在拜倫的一生，他都未能見到貴族社會在一八三〇年代的種種重大改革中趨於衰落。不過，他確實生長在法國革命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陰影之下，而種種改革以及其他許多變化，都是由此而起的。法國革命本身，則深受歐洲開明思想的影響，其中尤以法蘭西哲學爲最。

拜倫是一個天資聰穎的少年人，他讀過了伏爾泰、洛克、與休姆等人的懷疑哲學以及歷史著作，也讀了盧騷所寫的「新伊洛斯」這部浪漫小說，以及他的「懺悔錄」，和革命性的「民約論」。但是像拜倫這樣的青年人，並不能够充份明白在「前政權」之下，法蘭西人的貧窮到了何等絕望的程度：這時候的法蘭西社會只能夠分成爲大貧、小貧、貧困與赤貧，而每一個階層都十分恐懼其次的一個階層。不過，當一八一二年英格蘭的窮人有所騷動的時候，拜倫却曉得去呼應他

們。他並沒有採取暴戾的手段和態度，却抱着同情和憐憫，向國會提出了一份情詞懇切的訴願。

在他兒童時代，他的母親就使他對自由、平等與博愛有了很好的印象。他的母親曾說：「我可以說是一個民主派，我不認為多行不義的法國國王應當復位。」在他做學童的時候，「自由」和「平等」就不知不覺的被人轉變成了「嚴格劃一的秩序」與「層次分明的階級」。接收了種種革命戰爭的成果，而使之轉變成法蘭西帝國主義的，就是拿破崙。與拜倫同代的文學家中，歌德是最了不起的。他所寫的青春氣息濃厚的「少年維特的煩惱」，觸發了「浪漫運動」。曾經一度，歌德以為他在拿破崙身上，看到了秩序的原則。但是在拜倫以及許多民權黨人看來，拿破崙並不代表這樣一個抽象的觀念。不過，他至少受到了反對黨的歡迎。英國的保皇黨以他們的國王與國家為榮，而民權黨人則對敵國的皇帝抱着幻想。拿破崙推翻了那些落伍保守的王朝，這當然也是民權黨人所樂見的。當拿破崙皇帝在放逐中垂老去的時候，拜倫也流亡在國外。可是在當年，在這位少年的浪子心目中，拿破崙有時候就代表了一切。

拿破崙並不以騎士精神來對待婦女，拜倫也是如此；拿破崙是一個有迷信態度的懷疑主義者，拜倫也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們兩人都在先後一年當中被正統所征服；征服了拿破崙的是軍事的正統制度，征服了拜倫的是社會的正統制度。在拜倫浪跡天涯的每個階段，我們都可以拿他的理想，來比照拿破崙的事業。

拜倫一開始，就感受到了拿破崙的成就所發出的燦爛光輝。後來拿破崙被放逐到愛爾巴島上去，却沒有以英雄的姿態來成仁，拜倫就爲此感到幻滅。他說：「這樣屈辱不堪，竟然苟且殘生！」拿破崙捲土重來的一百日，又重新激起了他的欽佩之情。當他再度被放逐到聖赫連那島去的時候，他對他深表同情。不過，他最後還是認清了，拿破崙爲了征服領土的野心，而背叛了他的理想。拜倫後來表示，將來的歷史學家所重視的，將是智慧而不是勇氣。又說：「一萬個征服家，比不上一個賢哲之士。」有許多和他同代的人，在大徹大悟以後，也像他那樣去尋找賢哲之士——例如神話裏的普羅美修士，現實生活裏的華盛頓、富蘭克林、歌德等人。

英國的浪漫詩人，原先都是最熱衷於法蘭西革命的。提倡這種風氣的，在前面有華滋華斯、柯爾雷基與索塞這些「湖邊詩人」，後來有雪萊與濟慈，拜倫居中其間。他們在攝政時代，領導浪漫的風潮。在滑鐵盧戰後，大眾的熱情都煙消雲散，拜倫並不感到意外，他反而把這種幻滅的情緒，延長到詩歌上去。他覺得，世上的一切莫非諷刺。他表示，他但願能够活得像「唐璜」那樣歡樂無憂。

拜倫後來擺脫了追求虛名和浪跡天涯這兩種偶像崇拜，而回頭來重新肯定自由這個純粹的理想。並且爲此捐生。此一壯舉，既不屬於開明時代的精神，也不屬於血腥的法國革命的精神，更不屬於拿破崙的精神。他這一步跨進了萌芽時期的民族主義，但是推動他的，並不完全是那些浪

漫思想家。他所以能够看清出路，主要還因為他是一位詩人。拜倫的朋友曾經這樣寫說：「詩人與哲學家，都是這世上不爲人所承認的立法者。」

拜倫誕生於西元一七八八年的一月二十二日，他生來就有一條腿是癱的。右腿殘疾，影響了拜倫的一生。他從幼年的時代開始，就學會了忍受痛苦。在他年輕的時代，他因爲自身的殘疾而感到羞恥，因此養成了逃避世人的性情。到了他成年的時候，他由此而推想到罪孽的問題；到底是誰或者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沒有代價的痛苦？假如沒有這種殘疾，他也許就不會去發展拳擊、游泳、騎馬、射擊以及做愛這些補償性質的才能。

關於拜倫的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雙親都有居爾特人的血統。詩人的祖父海軍中將約翰·拜倫爵士，出生於一個北方中原的家族，這個家族遠溯到諾曼人入侵不列顛的時代。而這位海軍中將所娶的妻子，就是他的堂妹柯恩瓦爾的蘇菲亞·崔凡寧。蘇菲亞是一個真正具有居爾特人爽朗愉快的性情，而又醉心於文學的女子。居爾特人特別重視血親之間的關係，拜倫家中所發生的許多手足以及姻親之間的愛情，也許就是種因於此。

這位海軍中將綽號叫做「壞氣候賈克」，又叫做「頑強的拜倫」，他曾經在巴達哥尼亞海外遭遇海難。他在棄船登岸以後，就收養了一頭走失的印第安狗，把牠取名叫「拳擊手」。但是因爲迫於饑餓，他的船員不顧他的反對，而宰殺了「拳擊手」，却沒有邀請他們的船長來分而食之。

，這自然更加令他感到不快。後來，這位「頑強的拜倫」，把這隻狗的殘骸挖出來，而吃掉了牠的皮和爪子。他的孫子拜倫，後來就把他「爺爺的」日記中這一段喜劇性的事件，搬到他自己所寫的「唐璜」裏面去。

這個家族的家長，是第五世拜倫爵士，他是這位海軍中將的長兄，也是詩人的伯祖父。他曾經在一次決鬥中殺死了一個親人，因此贏得了「邪惡的爵士」的頭銜。

詩人的父親，也是一個敗家子，這位海軍中將的兒子綽號叫「瘋賈克」，他雖然身膺禁衛軍的隊長，但是比較擅長的，却是俘虜那些有財產的女繼承人。他最初和卡爾馬登爵士的妻子私奔。在她離了婚以後，他們就結婚，並且在一七八三年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奧古絲妲·瑪麗，她就是詩人的同父異母姐姐。孩子的母親不久去世，但是「瘋賈克」靠著她留下來的財產，在法蘭西過着放縱揮霍的生活，等到錢財一空，他又回國來物色另一位有財產的女繼承人。在一七八五年的春天，他在巴斯娶了一個雙十年華的蘇格蘭少女，她就是拜倫的母親凱塞琳·哥爾登。她不但有特別豐滿的胸部與一種沙啞的聲音，而且還有一筆兩萬三千英鎊的相當可觀的財產。

她顯然也是一個居爾特人，她的性情容易興奮激動，有一次一口咬碎了一隻盤子，而且會在戲院裏做出歇斯的里亞的舉動。她的兒子，大概就承襲了這種性情。有一次，拜倫在觀賞莎士比亞名劇「馴悍記」的時候，就曾經一躍而起，和劇中人大唱其對臺戲。凱塞琳·哥爾登的祖先，

都有不少風流而戲劇性的韻事，其中有兩位是蘇格蘭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兒所出的王孫後人，但是也有五個是殺人犯、兩個受絞刑的罪犯、一個被教會除籍，還有一個可能自殺。

凱塞琳的婚姻是旋風式的，而她的財產不久也隨風消散。她與她的強尼·拜倫（就是「瘋賈克」）初識之時，恩愛有加，但是他却不敢常去見她，因為恐怕在她那裏碰見他的債主。他們一起在法蘭西住了三個月以後，凱塞琳就回到倫敦，在霍爾斯街十六號租屋而居；她所以選擇這地方來待產，因為租錢相當便宜。她後來帶着她的嬰兒在故鄉的各郡居住，一直到一七八九年。然後，這家人就遷居到亞伯丁，而安頓在女王街的一頭。這時候，拜倫雖然還不滿三歲，却已經飽經「家庭裏的爭吵與騷擾」，這使他後來對婚姻抱着恐懼之心。關於他的父親，他曾經這樣寫說：「他顯然生來是要毀滅他自己以及和他生活的女性。」——拜倫後來又把這一句判語，轉用到他自己的命運上去。這位擅自離營的禁衛軍隊長，再度於一七九〇年前往法蘭西，他在那裏愛了一個女子，遠勝過他的妻子——此姝即法蘭西斯·李夫人。他於一七九一年去世，時年三十六歲。對於拜倫家人來說，這是一個劫命難逃的年齡。這位詩人和他的女兒愛達，都是在這個年齡去世的。

拜倫夫人靠着律師的幫忙，只能從她的財產中取得了每年不足一百五十英鎊的收入。她是吉特封邑第十三代也是最後一代的「領主」，不過這處領地此時已經出售了。這時候，拜倫和他母

親以及一個名叫艾格尼斯·葛蕾的女士，居住在亞伯丁。他的母親雖然情緒不穩定，但是仍然不失爲一個知道省吃儉用的女子。由於她善於理財，所以雖然收入微薄，她還是能够在亞伯丁最好的一條大街——布羅街——租下了一處有六個房間的公寓。她把四歲大的兒子，送到附近的一所學校裏讀書。穿着紅外套與黃棉褲的喬迪（Geordie，是拜倫的小名），在學校裏是一個吵鬧但是惹人喜愛的孩子，他能够把「神創造世人，我們要敬愛祂」這句話，背得滾瓜爛熟。不過，在喬迪的心目中，神與人的關係，另有一種可怕的含意，因爲他的保姆艾格尼斯·葛蕾，是信奉喀爾文教的。她教導他說，有的人是罪人，註定要受到懲罰，這種教義，像一片陰影那樣籠罩着他的一生。不過，她也同時引導着他領略到了聖經文字的優美。

他在畢業的時候，教師給了他一個「酷愛歷史」的評語，他因此得以在七歲的時候，進入亞伯丁文法學校就讀。他在學所用的名字，是「喬治·拜倫·哥爾登」（按：他的父親在結婚的時候，採用了他母親的姓氏）。喬迪後來聲明他自己「生來是半個蘇格蘭人，而教養使他成了整個蘇格蘭人。」這話是正確的，他博覽羣書（尤其偏愛東方的遊記以及哥德風格的故事），而且愛好山林河川。由此可見，他是一個道地的蘇格蘭人。尤其使他成爲一個蘇格蘭人以及一個哥爾登家人的，是他與堂妹瑪麗·杜夫之間所發生的最早的一件愛情，這時候兩個人都是七歲。他最初所寫的情詩之一「我是在山林間漫遊的蘇格蘭少年」（When I Roved a Young Highlander

），就在頌揚這段田園戀情。

但是說來奇怪，這一切在他十歲以後就結束了，他從此再也沒有見到蘇格蘭。上面所說的那位「邪惡的爵士」，在一七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去世。他唯一的孫子在科西嘉喪命，因此拜倫就成了男爵的繼承人。因此，喬迪·哥爾登在學校的註冊名單上，就成了「拜倫閣下」。雖然他的新身分突然降臨，使他不知所措，他倒十分樂意成爲一位爵士，以及一位拜倫家的人。他曾經自稱是「可信靠的拜倫」，他在學校裏喜歡爲幼小的同學打抱不平，足見他確實是可靠、忠實，而且具有正義感的。

拜倫母子，因此而繼承了新史臺德大宅第，這地方正投他們之所好。他們在一七九八年八月遷入，立刻被那座古老的石砌的小修道院（事實上從來就不是一座修道院）所迷住。在那座「張着大口的拱門」後面，就是有花樣裝飾的窗戶、高高的山形牆、以及雕刻精緻的尖頂——但是除此以外，就一無所有了。大宅之中空空如也。這和他們夢想中的一處哥德式的廢墟完全符合。在教堂的左邊，屹立着「像碉堡一樣的大廈」，其中有客廳，也有各種壁櫥，當然也有一個無頭僧侶的鬼魂，這是喜歡閱讀中世紀鬼趣故事的拜倫所念念不忘的。

在這座破舊的大廈前面有一個噴泉，再過去就是一衣帶水，這條小河上有瀑布以及十八世紀的堡壘。這塊空無所有的產業，佔地三千英畝，周圍就是喜爾烏森林。年輕的爵爺，馬上就愛上的堡壘。

了新史台德所特有的那種鬼氣森森的優美環境。後來有許多年，他都設法保留這份產業。但是他打了敗仗，新史台德終於還是賣掉了。他母親的原先收入，已經降低到每年一百二十五英鎊。拜倫雖然繼承了爵位，但是每年所得的年金也只有三百英鎊。

拜倫右脚殘疾的情形，始終沒有改善，於是在一七九九年春天到諾丁漢去，當地醫院裏的一個江湖郎中，設法把他的右脚釘在一個令他痛苦不堪的木架子上。這時候，在他身邊服侍他的，是艾格尼斯的妹妹愛喝酒的梅·格蕾，她除了經常跟馬僮偷情以外，有時候也和拜倫暗渡陳倉。他後來回憶說：「我的情慾，很早就發育起來了。」他把梅糾纏他不休的情形，告訴了他的律師與代理人約翰·韓生，後者把他送到位於杜爾威區貴族巷的格寧尼學校去就讀。

在假日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看到他要咬指甲，還是會責罵他，並且打他耳光。但是，他經常可以到居住在肯新敦的韓生家裏去「做些消遣」。約翰·韓生和他的女兒都對他十分着迷。韓生有一次說，他們的貴賓，是「一個漂亮的男孩」。他的同學都覺得他太有貴族的架子。但是拜倫認為，他的監護人卡里斯爾爵士，既然選擇貴族巷的這所學校讓他就讀，他一定考慮到了他的身分和地位。

一八〇〇年夏天，他見到了他的堂妹瑪格麗特·派克，她有黑色的眸子和長長的睫毛，拜倫一見鍾情，因此就「開始寫起詩來」。拜倫始終懷念着她那種「透明的」美，這種美就像一道彩

虹那樣不可捉摸。她在一八〇二年，因為肺病而去世。

杜爾威區，後來變成了「一個糟糕的地方」。拜倫於是在一八〇一年春季轉學到哈羅學校去，這是一所「有兩百五十個男生的公立學校」。

從前，在亞伯丁文法學校的時候，校長十分看重拜倫的爵士身分，特別在進餐的時候加以宣佈。哈羅學校的校長德如雷博士，也對他垂青有加，形容這個精神煥發但是靦覷的少年爵士，是一頭「小山馬」。並且說，只有「一條絲織的帶子」，能够牽着他走。可是，拜倫的同學，並不這麼尊重他。要不是他打架的本領很高，他們一定會當面譏笑他的癩腿。

拜倫在這裏並不快樂。他寫說：「我始終討厭哈羅，直到最後的一年半才有所改變。」他討厭「沉悶無趣的課程」，以及學校的規律。他和同學相處的時候，總是十分喧囂的。但他在獨處的時候，又十分的憂鬱，常常到教堂墓園裏的一棵榆樹下去，躺在墓碑上作白日夢。

他所喜愛的新史台德，在這時候不得不出租給人，不過又及時收了回來，讓他在其中渡過了二十一歲的生日。在起初，拜倫夫人無法爲他的兒子安排一處渡假的去處。在十三歲到十五歲之間，他在假期中是隨遇而安。十五歲以後，拜倫夫人租下了位於南威爾的柏貝奇大廈。此後六年，他每逢假期就回到此處。柏貝奇大廈是一座鄉間別墅，後面有一處花園，前面有高大的樹木和一片草坪。但在拜倫看來，這地方是死氣沉沉的。不久以後，他就有了更迎合他心意的地方，就

是距離柏貝奇大廈十二英里的新史台德。

拜倫在新史台德附近，找到了一處好去處了，安奈斯列小山。他在那裏優遊自在，並且經常練習手槍射擊。安奈斯列山的女繼承人瑪麗·夏伍斯，是他的一個可愛的表妹，這時候正等着要出閣嫁給約翰·瑪斯特斯，但是拜倫不願這個事實，而深深的愛上了她。瑪麗對待他的態度，則在兄弟與情人之間。但是，有一次他聽見瑪麗和她的女侍說：「你想我會看上那個癩腿的男孩子嗎？」他後來說：「這句話傷透了他的心。」這句話的後果十分深遠，這不但傷了他的自信，也使他對愛情抱着一種宿命的看法。在一八〇三年九月，他因為失戀而發了狂症，他的母親覺得情況嚴重，就准許他休學了一整個學期。這時候，他是在他的租戶格雷·德·魯登爵士的邀請之下，居住在新史台德的。

他們母子和這位爵士的關係，產生不少無謂的煩惱，他的母親莫名其妙的愛上了格雷，而格雷則別有用心。在這種令他感到挫折而不快的人際關係裏，他不禁想起了奧古絲姐，覺得只有她了解他的心意。拜倫是在一八〇二年到倫敦渡假的時候，見到了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奧古絲姐。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中，現在他開始向她寫信，稱呼她是「我知心的朋友。」

奧古絲姐比拜倫年長四歲，因此叫他「拜倫弟弟」。奧古絲姐這時候，已經和他的堂兄喬治·李訂了婚，拜倫覺得這是一件錯誤的安排。他在寫給奧古絲姐的信上說：「你那美麗的頭顱，

難道不能夠不想我們這位堂弟嗎？」不過，奧古絲姐抱定決心，她要「從一而終」。她在一八〇七年嫁給喬治·李，這時候她和拜倫已經中斷了書信往來。她不但沒有成爲她一個真正的姐姐與長久的知心人，反而又成了他夢想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情人之一。她後來雖然以一個情人的姿態重新出現在他的眼前，結果仍然是勞燕分飛。

拜倫在哈羅學校的最後一年，幸而是相當如意的，他也暫時忘記了瑪麗。他的癩腿已經不再用繃帶綁起來，而僅僅用一隻內鞋來支撐。他參加學校的板球隊，與伊頓學校的校隊進行比賽，賽後和他的隊友大醉一場。他在非正統的哲學書籍中，找到了心靈上的刺激，但是又爲了一個同學說他是「無神論者」而打了一架。他有一次，帶領同學來反對一個新上任的校長。率衆起義，在他來說，總是最得意的事。

拜倫終於在一八〇五年七月從哈羅學校畢業，並且按照學校的傳統，在校牆上刻下了他的名字。這時候，他已經準備要在世人的心中，刻下一個新的也更深刻的記號。在這一年以前，他在寫給母親的信中，就流露了這種少年人的自命不凡的抱負：「……我要在世界上替自己開出一條路來，我決不虛擲此生……我要替我自己開一條路走向崇高偉大，但決不以不榮譽的事情，來侮辱我的名聲。這些，就是我的志向……。」

拜倫在「哈洛德公子遊記」裏面，說到他的「反抗的青年時代」；又在「唐璜」裏，說到他的